

《管芒花》CD 樂曲解說: 陳士惠的鄉鄉土愁情

陳士惠以這一系列跨文化的新作豐富的表達出了她這一代作曲家的視野，她純熟的運用現代音樂語言，卻同時深刻的表達出屬於本地的人文情懷，為現代音樂注入了活力。在從事這一系列跨文化的音樂寫作之前，陳士惠已經在國際現代音樂界表現出色，她早期的作品以強烈的現代音響，層次複雜的複調寫作，以及對管弦樂音色和結構巧妙的控制著稱。1982年她從台灣到美國進修，很快的成為同輩中傑出的年輕作曲家。當她於2000年受聘為著名的萊斯大學音樂學院的作曲系教授時，就已經獲得了著名的檀歌塢 Tanglewood音樂節作曲獎、美國國家文藝獎、古根漢基金會獎、羅馬大獎等。

成長的過程中，陳士惠花了很多時間跟在外婆身邊。童年給了她十分深刻的回憶：「成長在外婆八堵旅館的我是聽歌仔戲長大，不但楊麗花、葉青、廖瓊枝的曲調常常縈繞我耳，也看到許多如春明小說中，為了討生活，臉上寫滿辛酸與無奈的小人物。」這樣的成長經歷讓她對台灣的感情認同深植於民間，所聽所聞也充滿了日常音樂，這些新作是對這個成長到過程的一種探索，既在音樂上尋找素材，也從其土地人物中汲取靈感。在這專輯收集的五首作品（作於2002-2016間）中，陳士惠混合不同傳統，分別構思，除採用多種民間裡的豐富音樂，如南管音樂和歌仔戲，也涉及了中國傳統文人的音樂。融合這些各式的音樂傳統，代表作曲家對傳統音樂的各個思考方向。其中兩部作品為西方樂團加上中國傳統樂器的獨奏，一部作品為中國傳統國樂團與中國傳統樂器獨奏，其餘兩部作品則為西方樂團與西方樂器獨奏而寫。然而，各個作品顯著的不同的靈感素材，才是它們特色更重要的來源。最早的作品《琵琶協奏曲》（2002年）最為抽象，以突出的琵琶手法，鋪陳出獨特的音響和旋律。接下來的三部作品，每首均使用傳統素材，《廣陵散的迴響》為古箏與國樂團所譜，以著名的古曲為其音樂及敘事的靈感來源，充滿戲劇性。它反倒與與較抽象的《琵琶協奏曲》有多相似之處，而與接下來的以台灣南管音樂為中心的兩部作品大為不同。《梅花操的迴響》（2012）取材於南管曲，以其名曲《梅花操》為主，而南管琵琶和西方管弦樂團的《推枕著衣》

（2013）本質上將傳統南管曲置入現代音樂的音響結構中。這兩部作品都是在作曲家獲得傅爾布萊特研究獎助金回台一年中，專注學習後所得的成果。南管在台灣文化和社會中有著深厚的淵源，陳士惠對此認同極深，特別拜師以傳統口傳心授的方式學習。最後一部作品是《管芒草》（2016）大提琴協奏曲，取材於作家黃春明的四首詩。它不僅追尋了另一極具代表性的本土音樂流派—即台灣歌仔戲，而且還深入了台灣文學中特有的音樂性和詩意。台灣文學傳奇人物，作家黃春明，以其樸實而豐富的，口語化的風格而著名。整體看來，陳士惠在這五部作品中探尋一種微妙的，特殊的話語結構，及表達她深刻、植於鄉土的音樂想像。

2002年的《琵琶協奏曲》是陳士惠與著名琵琶演奏家吳蠻的第二次合作，她們在1999年共同創作了Fu I 和 Fu II。吳蠻是演奏垂直抱彈的北方琵琶的佼佼者。北方琵琶聲音的特色包括音響突出的快速奏、效果甚似打擊樂的鏗鏘，快速的滑音表情豐富，而一連串滾動音符又震人心弦。在曲中陳士惠充分探索了琵琶表現力，從明亮、萬馬奔騰似的音響到甜美婉轉的曲調，甚至悲哀幽怨的哀嘆，各式表情。樂曲分五部分，以音高A為主展開。作品以樂團快速合奏爆發性的和弦展開，接著由各色樂器持續的A音展開一片音景。在這背景下，琵琶悄悄的進入，安靜地彈奏著優美的下行短音型，彷彿緩緩的敘述著內心的話語。這裡使用的是令人熟悉的琵琶短奏，襯托出和諧的氣氛。接著進入下一段詠諧曲，轉入了新的情緒，在琵琶上的連續撥奏，琴音迴盪，獨奏琵琶上一個小三音型嬉戲地與樂團進行對話。第三部分則以琵琶極富表現力的獨奏開始，以七度大跳反復出現，且逐漸發展，形成在弦樂上展開的旋律。第四部分較快，將曲中曾經出現的元素融合起來，包括節奏感強的撥奏，琵琶上連續的顫音和管弦樂厚重的質感。這些不同的動量聯合起來，將整曲推入高潮，一連串音富有表現力的上升至A音。第五部分開始後，一連串的抒情旋律伴隨著和諧的持續音響，在不同的獨奏樂器之間交替，逐漸使作品回到了私密的空間，最後以持續的A音結束。

《廣陵散的迴響》以中國十大古曲之一的古琴曲《廣陵散》為主要素材，由古箏演奏。這首在東漢就已經流行的旋律，除了是古琴名曲之外，也常見於古箏的演奏。廣陵散敘述的是戰國時，一個鑄劍工匠之子報恩復仇的悲劇，曲調中包含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和風格，情韻深遠的《文曲》及沛武精神的《武曲》，

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了豐富完整的音樂性。《廣陵散的迴響》跟原古曲相似：有沈思緩慢的開始——這時曲調只有動機點綴、輕輕暗示——然後進入了雄偉的快板中段，最後，完整悠長的廣陵散旋律以複音的方式結束整曲。作曲家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有深刻的感受，特別是其強烈的反差之下所表達出豐富的表現力和生命力。曲名中的《迴響》很巧妙的點出作曲家對古曲的運用：她根據經典作品之意境和素材來寫作，得以重新詮釋《廣陵散》古曲，且更進一步的發掘其新意。《文曲》和《武曲》不僅是美感上的對比，更反映在音樂織路紋理和音色上，及歌唱性和敘事性的不同特色。《文曲》的部分以斷續的短小音型勾勒出個人的、私密性的、沉思性強的樂段，反映出內心深處的聲音。相形之下，《武曲》的樂段則以質地厚實、色彩豐富、結構緊湊、聲音醇厚為特色，並生動地反映了跌宕起伏的戲劇性過程。

南管是台灣最受歡迎的民間樂種之一。許多業餘樂社世代相傳。它以其優雅的樂風著名，講究細微精緻的音色變化，動態範圍較窄，並以韻味的呈現為主。《梅花操的迴響》取材於南管曲，最初是為弦樂四重奏而得寫，後來才改編成弦樂團。它取材於名為《梅花操》的南管曲，並運用於所有三個樂章。中國文化裡，梅花以在嚴峻的冬季雪中盛開，成為堅毅、克服艱難的象徵。第一樂章——「幻想曲」，只有動機點綴、輕輕暗示。以較短的動機介紹南管旋律的片段，並以音高G為主鋪陳開來，旋律逐漸加長、音域也漸開廣。第二樂章——則由相同的動機俏皮、充滿活力的形容「萬花競放」。它充滿嬉戲和活力，營造出熙熙攘攘的豐盈氛圍，描繪出生機勃勃，色彩艷麗的花朵。而情韻深遠的「梅花操」旋律要等到最後——第三樂章才會猶如「釀雪爭春」般優雅呈現。以抒情的完整南管旋律優雅地開展。在伴奏中，旋律繼續上升，以孤獨的姿態徘徊在高音調中，直到整曲在柔和的G音上結束。

《推枕著衣》——南管新唱，代表了作曲家另一個方向的探索，以完整的方式呈現了南管動人的韻味。作曲家提及她學習這首南管曲的過程：“2010因為獲得傅爾布萊特研究獎助金回台，在中華弦管研究團向廖寶林師學習南管吟唱及琵琶彈奏。雖然「推枕著衣」只有短短三分鐘，但卻花了我三個月的時間學習。”《推枕著衣》的唱詞如下：推枕著衣，阮起來步履懶移步，倚窗邊無聊興，只處望月瞻星；對嫦娥，阮殷勤問卜歸期。伊不應，阮越自傷悲，空落得阮抽袖無意。想起來那是冤家汝來誤阮少年時，想起來那是枉屈我只青春，汝來誤阮少年時。

在學了一年的南管後陳士惠收穫頗豐，但仍是讓所學沈澱兩年半才開始動手以現代作曲的方式表達南管深奧的意境。她結合南管的傳統記譜法與西方音樂記譜法，讓「音樂自然而生動的「救桃」（南管人所謂的「玩耍」）游離於這兩者之間。”南管合奏一般由五種樂器組成，即琵琶，三弦，洞簫，二弦和拍板。陳士惠則以橫抱的南方琵琶與西洋室內合奏，融入了南管的表達和情緒。為南方琵琶作曲的許多挑戰之一，是它的幽靜的韻味，沒有很多的技巧炫耀，不同於北方琵琶的繁複表現手法、更與現代派寫作裡艱深的炫技性背道而馳，因此作曲家必須重新思考其“現代性”寫作的含義。曲分三部，由琵琶獨奏開始，然後作變奏。前兩個部分均是器樂曲，琵琶的柔和的聲音，巧妙地織入打擊樂器和弦樂撥奏的音色中，好似遠方的樂音。在如此鋪陳之後，《推枕著衣》的原曲才在第三部分奏出，由琵琶伴奏，歌者緩慢而優雅地演唱，歌聲與樂團的抒情線條相呼應，為這傳統南管曲帶來了新的詮釋。

大提琴協奏曲《管芒花》由國臺交委約，以臺灣本土文學作家黃春明所寫的四首詩為題材：〈管芒花〉、〈吃齋唸佛的老奶奶〉、〈龜山島〉、〈國峻不回來吃飯〉。作曲家指出，“這四首詩都有他細膩描寫日常生活點滴、小人物的堅持與無私奉獻的一貫筆法——管芒花每年某日固定的來打掃天空、一直唸佛經吃齋的老奶奶、不斷地數著回家日子，心理掛牽故鄉的遊子、以及總是等著兒子回家吃飯的父母。前三首詩溫和親切，甚至有點童詩的味道，讓出國30多年的我，重享孩童時候的溫馨與看歌仔戲的熱鬧；而最後一首〈國峻不回來吃飯〉卻相當沉重，把身為人母的我拉回現實，感受同理心。由於這些詩直接、簡單、平易近人，在音樂的創作上，它們給予我無限的空間及豐富的想像力；而音樂方面，我則受歌仔戲的哭調啟發，並明顯的運用於最後一個樂章。”的確，這些詩激起了陳士惠最深的懷舊和深刻的同情心。

陳士惠一向喜愛作家黃春明的作品，也對他描述的人物情感再熟悉不過：“看上黃春明的作品，主要是我從小就住在外婆在八堵開設的新生旅館，黃春明筆下的人物，和我在旅店中見過的女中與客人非常近似，他們的語言與氣息我都能明白，悄悄在我心中就埋下了種子。”她對這些詩句所產生的共鳴，在音樂貼切的表現出來，十分動人。

在第一樂章〈菅芒花〉中，大提琴獨奏代表了盡職盡責，不知疲倦的銀草/農民的奉獻精神，它在整個樂章中，始終充滿活力。在管弦樂隊音色的畫布上，大提琴在弦線的多向滑音描繪了水，明亮的小號二重奏的短語使人聯想到開放空間，精心刻劃的齊奏讓人想像起了一望無際的天空。接下來是第二樂章〈吃齋唸佛的老奶奶〉，將黃春明詩中既有祖母誦經拜佛的宗教性，又有頑童的趣味性的對比表達無遺。豎琴首先營造出寧靜的氣氛，然後大提琴開始沉思地演奏長長的旋律，就像在祈禱一樣。裝飾音點綴著旋律的大跳音程，使旋律表現出懇切懇求的意味。同時，還用打擊樂模仿伴隨著誦經的中國廟宇的聲音，令人眼前出現孩童窺視祖母日常禮佛唸拜的情景，莊重又有趣。

第三樂章〈龜山島〉是敘事化的。從一開始，大提琴的連續32音符和跳奏的節奏讓人聯想到火車引擎的聲音，使得火車的形象生動。其節奏讓人回想起台灣民歌中有火車行走的機械式音響和鳴笛。機車不停的節奏營造出一種情緒，使人想起了鄉愁。火車既像徵著旅行和離別，又像徵著回歸的希望。然而不失俏皮的音樂預示著最終的圓滿結局，即重逢。這與黃春明詩中那種淡說鄉愁又意深的矛盾心情是搭配得恰到好處，訴思鄉情而又不陷入愁情。然而，最後的第四樂章〈國峻不回來吃飯〉的主題卻不僅是愁情而已了，它是椎心之痛。這首詩是黃春明在他兒子去世後寫的。他通過最日常生動的家庭象徵來描繪絕望：餐桌。曲首的鍾聲像是遠處傳來的喪鐘，大提琴的旋律採歌仔戲的哭調，以下行音型為主的旋律在狹窄的音域裡回旋，語法如泣如訴，大量的下滑音無疑是哀痛的嘆息。隨著哭調的不斷反復，悲傷感越來越強烈。直到最後，樂團合奏雷聲似的大和弦以表達了巨大的痛楚，緊接著爆發的長串顫音，表達了無法比擬的悲傷。透過這個樂章，陳士惠期望達到藝術的一種昇華：“當我的音符表現黃老師失子的悲傷詩句時，其實已不是黃老師的悲傷，而是我的悲傷。藝術欣賞（和創作）的過程中總是扮演著環環相扣的神奇力量，不斷地喚起聽眾更多回憶和情感。”陳士惠以這一首大提琴協奏曲充分表達了對日常生活和土地的敬意，對頑皮童年的懷舊，濃濃的思鄉情懷以及父母的深情厚愛。

在回顧她跨文化作品的旅程時，陳士惠指出：“我對傳統音樂的研究不僅提供了對文化的更深入的理解，而且還使我對聲音的組織，構成和註釋有了不同的概念。”很顯然的，她的聲音之旅讓我們也在八堵旅館的大堂裡度過了漫長的午後時光。

饒韻華教授

Mason Gross School of the Arts Rutgers University